

# 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重新评价

方兴起

**摘要:**市场经济实际运行在常态下处于一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状态,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实际运行状态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魁奈最早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尽管他在这方面的分析极其简单和粗糙。瓦尔拉斯实际上看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的区别与联系,但却无力对这种区别与联系加以科学的论证。理·斯通用国民帐户“再现”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内部联系”和内在约束条件。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为人们更为精确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贝纳西对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进行了极其精辟的分析,其所涉及的问题之广泛,研究之深入,成果之显著,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极其罕见的。但是他们在分析市场经济运行问题时,都混淆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区别,从而使中外经济理论界对他们的理论产生了种种误解。

**关键词:**市场运行理论 内在约束 实际运行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文献中,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都集中在均衡与非均衡问题上。当然,由此所形成的理论模型,不仅在这两大经济学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即使在这两大经济学之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我们来看,均衡只是指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约束条件,而决不是指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过程。非均衡是指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市场经济实际运行往往处于非均衡,而不可能处于均衡。但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非均衡状态,在常态下偏离均衡的程度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上限和下限,一旦超出这种上下限,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就处于一种破坏性的非均衡状态。简言之,市场经济实际运行在常态下处于一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状态。要想科学地探讨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首先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实际运行状态区别开来,然后才能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中去探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观点,本文对主要的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价。

## 一、从魁奈到瓦尔拉斯

在探讨市场经济运行问题上,我们之所以首先选择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的经济表来加以评价,是由于魁奈最早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尽管他在这方面的分析极其简单和粗糙,但其开创性的科学贡献是无可争议的。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对魁奈的经济表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肯定和发展。如马克思说:“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接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这个尝试是在18世纪30至60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另外,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斯通认为,“现代投入-产出表的祖先可以说是魁奈的《经济表》”,“魁奈是用一种‘投入-产出’的方法来看待经济部门之间互相联系的第一个人”。这种方法“在19世纪中没有被人们所采用,一直到本世纪时,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并被用于实际材料。”

魁奈的理论是同刚从封建社会中孵化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并且,其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由于魁奈的重农主义理论所重视的不是传统的农业,而是资本主义的农业(正如魁奈所说:“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富裕租地农场主,并不是自己耕种土地的普通劳动者,他认为自己是依靠智力和财富取得收入,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企业家。”),而资本主义农业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因此,魁奈的理论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探讨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这里讲得独特,有两个方面的含义:(1)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工业,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农业,去把握市场经济的运行;(2)基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观点,去探讨市场经济运行问题。

魁奈认为,“社会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规律。这些规律可能是实际的,也可能是道德上的。”具体来说,“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实际规律,就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实际现象的正常趋向。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德规律,就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动的正常趋向。这些规律加在一起,形成所谓自然规律。”魁奈将形成这些规律的原因归于神或上帝。他说:“这些规律是造物主一成不变地制定的,以便于人们所必需的财富的不断再生产和分配;而人们结合在一起组成社会,服从于这些规律为他们确立的秩序”,这种由造物主制定的自然规律所确定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透过魁奈的自然秩序理论的封建外观,则不难看出,魁奈实际上试图研究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认识经济运行的内在秩序,并据此去具体地解释经济运行的人为秩序。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在西方经济学家中,魁奈是第一个探讨市场经济内在约束条件的人。

在封建的、甚至是神学的外衣下,魁奈探讨了财富的“不断再生产和分配”的“自然秩序”,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即经济表的图式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直观地描述出来。具体来说,在一些假定条件下,魁奈认为社会财富能够得以“不断再生产和分配”的条件是:(1)在生产阶级生产的50亿产

品中,20亿需补偿其年预付,20亿需换回20亿的货币以便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地租,10亿需换回10亿的工业品以补偿原垫付;(2)在不生产阶级的20亿产品中,10亿需换回10亿的原料以补偿年预付,10亿需换回10亿的生活资料;(3)土地所有者手中的20亿货币地租,一半需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另一半需用于购买工业品。

魁奈并不是从统计意义上使用上述数字的,但这并不降低他所进行的分析的科学价值。因此,这些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利用这些数字和交换关系,试图说明社会财富的“不断再生产和分配”的“自然秩序”,即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交叉进行的,如果把商品和货币流通分开来看,则按魁奈的理论,在社会生产和流通中,20亿货币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魁奈没有分析货币量变动的情况下,货币的循环将怎样进行。实际上,魁奈的自然财富观使他根本看不到货币量的变动对“不断生产和分配”的重要影响。在魁奈那里货币的流通和循环,仅仅从属于商品的流通和循环。这样,魁奈对市场经济内在约束条件的分析所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不足,是没有从货币量方面展开这方面的分析。或许对魁奈提出这样的问题,有点要求过高,因为他所处的经济环境还不足以使他能够提出和分析这样的问题。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商品流通周期地按原有规模进行,显然这是一种静态均衡。由于在魁奈的理论中,纯产品每年都被土地所有者占有,也就不存在生产规模扩大的问题。魁奈给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盖上了一层封建的面纱,以至使得他自己都认不清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扩张的本来面貌。处在从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因时代的局限性导致魁奈从商品角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的分析,还十分简单和粗糙。

无论就魁奈所处的经济环境,还是就魁奈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来说,魁奈都不可能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状态区分开来。这样,魁奈的《经济表》就给我们留下一个谜:他处处都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处处都离现实太远;他对现实分析得越具体,他的理论则越远离现实。对于这谜,只有在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状况区分开来后,才有可能解开。

瓦尔拉斯认为,“重农主义者在法国不仅是最早的而且是唯一的在其纯粹理论中表示了独创性的经济学派。”“如果将非物质生产这一观念以及由此发生的后果掺入重农主义学说,他们关于三个阶级——生产、有产和非生产——的概念,就可以归纳为我们关于三个阶级——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的概念。但是我们还必须由此再进一步,还得加入从事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企业家以及产品市场、服务市场等等,使我们可以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比较完整、比较美满的系统。”或许是受魁奈的《经济表》的启发和影响,“为了便于了解我们经济现象的一般体系”,瓦尔拉斯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的第35章“不再使用抽象符号”,而“以具体数字为依据叙述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他说:“任何关于这类的写照都叫做经济表。至少有一个在经济著述的历史上极其有名的《经济表》,跟这里的经济表相类似。”

瓦尔拉斯的《经济表》首先做出了这样一些假设:(1)假定一国经济不存在对外贸易;(2)假定分析期为一年,并且在年初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从而假定经济中的一些基本数据,如资本品保有量、消费品及消费服务的效用和净收入增量的效用等不变);(3)生产与消费量在一年内是“一个不变的量”。在这些假定条件下,设定一个国家有人口2500万或3000万,其土地总值为 $T=800$ 亿,其人力总值为 $P=500$ 亿,

其固定资本品和流通资本品(即狭义资本品和收入品)的总值为 $K=600$ 亿。总和 $T+P+K=1900$ 亿,表示其形式为资本品和收入品的一国的总社会财富。

假定在一年内,土地产生的地租 $t=20$ 亿;人力资本的总工资为 $p=50$ 亿;狭义资本品的总收入为 $k=30$ 亿。假定净收入率为 $i=0.025$ ,则在一年内,土地资本的净收入为20亿,人力资本的净收入为12.5亿,狭义资本的净收入为15亿。这样人力资本的总工资50亿中,净收入12.5亿,折旧和保险为37.5亿;狭义资本的总收入30亿中,净收入15亿,折旧和保险支出15亿。

瓦尔拉斯认为,对土地资本总值,人力资本总值和总资本总值可作如下进一步设想:运用资本的值与一年的生产和消费的总值是有明确关系的。假定一年的生产和消费的价值为100亿,则一年的总营业额也许达1000亿。每个企业家对于某一营业额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运用资本,而运用资本对于一年营业额的比例,对各种生产来说,是各不相同的。“这里必须折中计算。如果假定一年的总营业额为1000亿,运用资本为200亿,那就是说,假定的是,平均的生产时间为一年的 $1/5$ ”。

瓦尔拉斯指出, $t$ 、 $p$ 和 $k$ 所表示的只是土地、人力和资本品在生产过程中相结合时所占的成分,以及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对于 $t+p+k=100$ 亿的一年收入的消费中所占的成分。

以上是“把一年的生产和消费看成所考虑的一年期间在任一时刻的一个不变的量”。为了从静态情况转到动态情况,从而更进一步接近于现实,瓦尔拉斯放弃了“为期一年的市场的假设而采取用持续市场来代替这个假设”。而且假定一些基本数据都是变量。例如上述企业家掌握的160亿流通资本(其中新资本品40亿,原料贮积40亿,新收入品60亿,货币20亿)“每一小时,不,每一分钟,部分的这些不同种类的流通资本总是在那里忽而消失,忽而出现”。而人力资本、狭义资本品和货币也同样地出没无常,但是要缓慢得多。只有土地资本是摆脱了这个更迭退进的过程的。“这就是持续市场。它不断地走向均衡,但从来没有能实际达到均衡;因为市场除借助于摸索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接近均衡,而在它达到目标之前,就只得另起炉灶,一切重新开始,而这问题中的一切基本数据,如原始保有量、商品和服务的效用、技术系数、收入对消费的超过量、运用资本需要等等,又已经发生了变化”。

瓦尔拉斯认为,这样来看问题时,市场就像是被风力激动着的一池春水,它不停地要趋向于水平,但这个愿望始终不能实现。湖泊的水面总还有接近于完全平静的时候,而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却决不会等于其有效供给,产品的售价也决不会等于用以制造这些产品的生产服务的成本。“在现实社会,这是可能发生、事实上也是时常会发生的:处于某些情况下,售价会长期地高于生产成本,即使产量有所增加,而价格依然上升;而处于某些别的情况下,当价格上升之后转趋下降时,会突然使价格低落至生产成本之下,从而使企业家不得不取消其生产计划。因为,正同一阵风暴会使宁静的湖面兜底翻腾的情形一样,所谓危机——即对平衡的突然的和普遍的干扰——有时也会使市场陷入极度的混乱。我们对于平衡的理想条件知道得越多,就越加能够控制和防止这危机。”

从瓦尔拉斯对经济学的分类;从他对现实类型的概念与理想类型的概念的区分;从他对完全竞争假设不等于现实的论述;以及从他利用数学进行抽象的分析等等,都充分地说明了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在主观上并不是要描述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而是试图探讨市场经济运行的内

在约束条件。在我们看来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而非常离奇的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竟常常以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是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从而指责他将现实的市场经济看成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看成是“市场出清”的经济。

为了探讨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假定前提下,瓦尔拉斯明确地抽象掉货币,利用数学方法将市场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加以研究,从而在理论上得出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或均衡条件。具体来说,瓦尔拉斯是通过对价格确定定律的研究进入到市场经济体系,并深入到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的。他通过分析两种商品的交换情况,得出价格均衡的必要与充分条件是两种商品的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必须各相等的结论。然后,他将这一结论推广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多种商品交换的情况,认为均衡价格是由各种商品供求交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每种商品的有效需求等于有效供给,是价格均衡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

为了使其分析结论在说明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状态时明白易懂,瓦尔拉斯放弃数学方法,仿效魁奈以具体数字(并非统计意义上的)来叙述一国的经济生活,从而提出了一个比魁奈经济表更为复杂的“瓦尔拉斯经济表”。值得注意的是,在“瓦尔拉斯经济表”中,当瓦尔拉斯从静态分析转到动态分析时,他明确地认为,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是在持续的变动中“不断地走向均衡,但从来没有能够实际达到均衡”。

综上所述,瓦尔拉斯实际上看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的区别与联系,并力图在理论上去加以说明和论证。仅就这点来说,无论是在他之前的,或是与他同时代的,还是在他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无法同他相比。当瓦尔拉斯活着的时候,与瓦尔拉斯同时代的一些第一流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无法理解瓦尔拉斯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以致瓦尔拉斯的著作在1874年以后的25年中,在法国几乎无人注意,而在英国则遭冷遇。为此瓦尔拉斯曾经抱怨过同行,并无可奈何地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死后。他说:“我会保持平静,我对于我的方法,甚至我学说的前途丝毫没有怀疑;但我知道这种性质的成就不到作者死后是不会清楚显示出来的”。

遗憾的是,瓦尔拉斯死后虽然其理论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承认和利用,但是,却把他的理论完全归于新古典经济学一类,并将其理论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可分割的中心内容,这是与瓦尔拉斯理论不相符的。瓦尔拉斯理论的科学成就恰巧是在反新古典经济学方面。当代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瓦尔拉斯理论的了解,与其说来自于瓦尔拉斯本人的著作,还不如说来自于由阿罗-德布鲁重铸的瓦尔拉斯模型。<sup>⑩</sup>由此,他们复述和讨论着的是一些并非由瓦尔拉斯本人提出的“瓦尔拉斯教条”。与当代西方学者所重铸的各种瓦尔拉斯模型相比,瓦尔拉斯本人所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因有着它特有的科学内涵,从而不应与前者相提并论。瓦尔拉斯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内在约束条件的分析,因他的不彻底的抽象方法和数学表达形式,将许多西方学者导向(但更主要的是西方学者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上)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去理解和把握瓦尔拉斯的理论,从而把瓦尔拉斯的一些内在分析看成是一些外在描述,由此而重铸的瓦尔拉斯模型也就以讹传讹,以至在西方经济学界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知道瓦尔拉斯理论的科学价值所在。

应该看到,瓦尔拉斯虽然在事实上看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的区别与联系,但是由于他过份迷信数学方法,用数学取代经济分析,再加

之他利用数学方法的论证是与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瓦尔拉斯事实上无力对这种区别与联系加以科学的论证。而在瓦尔拉斯之前的马克思,早已利用辩证的分析方法做到了这点。如果不是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瓦尔拉斯不可能看不到马克思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科学成就。

洛桑大学为突出瓦尔拉斯的学术成就,而在树立的纪念碑上只刻了这几个字:“经济均衡”。在我们看来,这几个字既体现了瓦尔拉斯的学术成就,也遗留下了瓦尔拉斯在学术上的缺憾——他在主观上想要达到的高度,与客观上他实际达到的高度难以均衡。

## 二、理 斯通与里昂惕夫

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理查德·斯通以英国和美国的经济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核算的角度,探讨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均衡状态,从而提出了一种国民收入与支出理论或国民帐户体系。在理·斯通看来,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可上溯到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配第在1664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可替人民记帐,他们的增减,他们的财富和对外贸易的增减”,然后他给出可以称为“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第一次已知的估计”<sup>⑪</sup>。配第的方法有一些追随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格里高里·金”。格里高里·金编有1688年英国居民的收入、支出及储蓄表格,另外,他编制的关于英国、法国和荷兰三国经济情况的比较表,是将国民帐户用于国际比较的第一个例子。在金之后,“一切平衡帐户的思想似乎消失。不过,在整个18、19世纪和20世纪初,估计帐户的某些组成部分的零星尝试愈来愈频繁,特别是收入。”理·斯通说,“除统计估计外,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在此应当提一下。在1758年弗朗索瓦·魁奈,路易十五的医生,设想出他的天才的《经济表》,现在被认为是部门间流量分析的开端。而且约一个世纪以后,卡尔·马克思进行了他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于1885年他死后不久出现在《资本论》第2卷中。”<sup>⑫</sup>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中央统计局编制大量的产品产出及其用途的数据,采用1923-1924年投入产出表的形式,这个表以V. G. 格里曼和P. I. 波波夫署名于1926年发表。类似的工作在苏联继续到1932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如弗里希、林达尔、柯林·克拉克、库兹涅茨等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但只有理·斯通在柯林·克拉克、凯恩斯和库兹涅茨的启发下,同詹姆士·米德合作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相结合的国民帐户体系。在这里,我们仅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对理·斯通的国民收入与支出理论作些评介。

理·斯通认为,生产(国内产值帐户)、消费(收入和支出帐户)、积累(资本交易帐户)和世界其余国家(国际收支帐户)可组成一套完整的国民帐户,从而可说明一个被简缩到最低限度的经济体系结构。不过,这一套国民帐户只是在一个方面不够完整,即它仅仅涉及到流量,只反映了一国财富在期内所发生的增加量,忽视了已有的财富积累。

国民帐户体系中的生产、消费、积累和对外贸易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结合起来,从而找到其“内部联系”。比如,把关于消费、积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帐户结合起来,即将它们合而为一,并划出它们共同的项目(得自国外生产活动的收入、向国外的经常性转移和资本转移、对外投资和储蓄),就可以获得国内生产总值帐户,它等同于生产帐户,只是收入和支出相互易位:“生产界线之内的收入来源的内容变成该界线之外的支出项目,而生产成本的内容则变成收入的来

源,无论这些收入是流向消费和积累,还是流向世界其他国家。<sup>⑭</sup>这里阐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即如果一个封闭体系中的各种帐户被归并为两组,所形成的两个帐户将互为镜像”。由此,“可以轻易地发现这两组交易之间的等量关系,此类关系都是由我们已经提出的定义体系中自然产生的。”<sup>⑮</sup>

在理·斯通看来,上述表现国民帐户的普通形式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每个项目都必须记下两次;二是只要不是在既小且简单的系统中,就难以找到“其内部联系”。他认为国民帐户的“较为紧密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其行数和列数相等且行列平衡的矩阵。在这样一个矩阵中每一对行列的组合都能等同于一个帐户,而且依照惯例把各种收入记在行内,把各种支出记入列内。上述的国民帐户“普通形式”,作如此处理后,可得到国民帐户的矩阵形式(见表1)。

表1 英国1974年国民帐户的矩阵形式  
(单位:百万英镑)

收 入	支 出				
	1	2	3	4	总 量
1. 生产		68 311	17 329	- 4 608	81 032
2. 消费	66 653			7 390	74 043
3. 积累	8 341	5 320			13 661
4. 世界其他国家	6 038	412	- 3 668		2 782
总 量	81 032	74 043	13 661	2 782	

这里的情况与上述的国民帐户基本相同,例外的情况是:(1)位于第1行与第3列交点的项目,等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总量;(2)位于第2行与第1列交点的项目,等于付给国内部门的国内收入加(净)间接税;(3)位于第4行第3列交点的项目,等于对外(净)投资加向国外的资本转移。这里的4行4列的矩阵虽然不能区别那些具有相同来源的收入流量,也不能区别那些流向相同目的的支出流量,但是,与前面国民帐户的普通形式相比,是较容易从该矩阵找到国民经济的“内部联系”的。

魁奈是以农业部门为中心,基于自然秩序凭“直观”探讨了市场经济的“内部联系”和内在约束条件。瓦尔拉斯则是以价格为中心,利用数学分析工具,“推导”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内部联系”和内在约束条件。与魁奈和瓦尔拉斯不同的是,理·斯通以国民收入与支出为中心,借助统计数据,用国民帐户“再现”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内部联系”和内在约束条件。用理·斯通的话说,就是:“借助于以帐户的形式组织我们的数据,我们能得到我们感兴趣的任何变量的存量和流量,进量和出量的清晰图象”<sup>⑯</sup>。可以说,理·斯通在这方面的分析比魁奈和瓦尔拉斯更规范,更科学,从而对指导经济活动具有可操作性。

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用了5条线来表示国民经济中的交换关系,并内含着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内部联系。在这里,我们却要用13条线才能连接理·斯通的国民帐户体系中的对应关系。虽然比魁奈的经济表多8条线,但却浓缩地再现了一国国民经济中生产、消费、积累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内部联系。总的来看,理·斯通的国民帐户体系是一种均衡分析,因此,它涉及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如果说在魁奈那里,这种内在约束条件被理解为三大阶级之间的交换比例必须固定不变,而在瓦尔拉斯那里则被理解为在多种商品的交换中每种商品的有效需求必须等于有效供给。那么,在理·斯通这里,这种内在约束条件则被理解为国民帐户中的任一帐户的收入与支出必须平衡且帐户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收入与支出必须平衡。显然,撇开内容不论,理·斯通的思路更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另外,如果说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仅仅反映了实物面的

内在联系和均衡状态,那么,在理·斯通的国民帐户体系中,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实物面、金融面,以及这两方面的内在联系和均衡状态。

应该看到,理·斯通囿于会计平衡原理,而不能将他的分析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延伸到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但是,如果要求理·斯通这位专长于国民帐户研究,并为联合国制订过国民帐户核算体系的专家做这样的分析,则无异于苛求一位会计师用非平衡的方法处理帐目。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沃西里·里昂惕夫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来探索和解释一国国民经济的结构和运行。“投入产出法是用新古典学派的全部均衡理论,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之间在数量上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经验研究”<sup>⑰</sup>,旨在说明为什么可以把一国的国民经济描述为一个由许多性质不同,但同时彼此又是相互依赖的生产和消费部门所构成的体系。可以说,这种方法是古典的一般相互依存理论在实践方面的延伸。它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至整个世界的全部经济看做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并根据可以观察到的基本结构关系,描述和解释它的运行。

里昂惕夫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中指出:“L. 瓦尔拉斯、V. 帕累托和 I. 费雪都曾经努力研究数量分析方法,来对现实经济情况中的大量经验资料进行分析。但这种方法并没有受到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的欢迎。这些经济学家仍然依靠他们的“职业的直觉”和“可靠的判断”来建立事实与经济理论之间的联系,从而都以比较简单的资料作为分析的依据,试图通过供给与需求或工资与物价这样一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我们社会的物质方面的问题和运行情况。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事物并不是如此简单,人们要用商品和劳务进行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交易。由于数目繁多,实际上是无法逐个观察和描述的。这样,“今天的经济学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理论高度集中而没有事实,另一方面事实堆积如山而没有理论。把‘经济理论的空匣’充实以有关的经验内容的任务,日益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了。”<sup>⑱</sup>

里昂惕夫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他把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交易进行分类并聚集成组,然后形成某种次序。人们一般把这种尝试称为“部门间”分析或“投入产出”分析。这一分析方法实质上是利用经济各部门之间商品和服务流量的相对稳定型态,“把整个体系的详尽得多的统计事实置于经济理论控制的范围之内”。因此,它是使经济理论更好地掌握事实的有效办法。

里昂惕夫认为,每个经济体系——甚至一个不发达国家的——都有一个复杂的内部结构,各个产业部门与经济体系中其他主要部门之间的交易,“存在着一种间接的、复杂的、然而非常真实的、全面的依赖。这些必要的关系反映了一种建立在彻底分工基础上的经济的基本性质。即使严格计划的经济,也将和自由竞争的体系一样,丝毫都不能避免自己运行的结果。”<sup>⑲</sup>投入产出分析的巨大优点,在于它能将一个经济体系的间接的内部交易显现出来,并把它们纳入经济理论的处理范围。因此,这种方法既可以用于研究一个大联合私人企业,一个大都市地区,还可以用于研究一国国民经济及其国际经济关系。

里昂惕夫认为,经济愈发达,其内部结构同其他发达经济的结构就愈相似。而且,从一种类型的经济到另一种类型的经济,经济体系的这些内部交易与外部的全部活动之间的比率是相对不变的,因为,这些比率是由技术决定的。一种经济的规模愈大和愈发达,它的结构就愈完善和愈清晰,不发达的经济之所以称为不发达,归结于这个体系的运转部件残缺不全,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对不同的经济类型进行分析,

探讨经济发展的结构。

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分析,投入产出法采用了四个基本概念:依赖和独立、阶梯性和交错性(即多区域的相互依赖)。具体来说,投入产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必须以矩阵来反映各个部门所特有的投入比例或系数。如果所有横行与纵列对应的格都有具体数字表示各部门之间的交易,则说明在经济体系中,每一个部门都依赖于其他部门,因为任何一个部门都为所有其他部门提供投入并从所有部门取得投入。这样,在这个经济的运行中,由任何一个部门交付给最终需求的产出有任何增加,都会要求所有其他部门毫无例外地增加对这个部门的投入造成间接需求的全面连锁反应,最后增加这个体系中每个部门的总产出。这是依赖这一基本概念的含义和现实意义。

其次,如果一个部门在它的纵列里出现了空格,说明它不在这个点上与它交叉的那个横行的部门取得投入。“如果横行和纵列对调所形成的对应的格也是空的,那么这两个部门就可以说彼此是独立的”。不过,只要其他部门间存在依赖,就可以触动间接需求的整个链条,最后把一对显然相互独立的部门也卷入到里面。

再次,如果依赖关系都只存在于从矩阵的左上角至右下角的对角线下面,则所形成的“三角形”体系表明不同部门之间的阶梯或结构,里昂惕夫认为,“凡具有严格三角矩阵的经济,在其阶梯顺序中,高于和低于任何给定部门横行的那些部门与这个给定部门有着很不相同的关系。横行下面的那些部门是它的供应者,对它的产品的最终需求有任何增加都会对落在矩阵对角线下面的各部门产生间接需求,而对角线上面的各部门则不受影响。但是,横线上面的部门都是它的顾客,增加对其中任何一个部门的产出的最终需求,都会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部门的产出产生间接需求。”<sup>④</sup>

最后,如果各部门的依赖在矩阵中呈“大块三角”模型,则在各个大块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和分析依赖基本概念所形成的模型体系中的部门间的相互依赖和“三角矩阵”模型中的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相类似的。

有了依赖、独立、阶梯性和交错性这些基本概念,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就“使得根据国内消费和投资、出口和进口的基本构成来预测发展中经济的结构变化成为可能。这些为把各种类型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最终需求而直接和间接地需要预先确定的投入系数,提供了许多模数,这些模数可以有许多的结合方式,根据这些结合方式能够制定出一些有关未来的基本一致的蓝图。

里昂惕夫认为,所谓局部分析对经济系统的结构和作用的基本了解,不能提供充分广阔的基础。因此,他在1931年,开始构思一种能够经验实施的全部均衡理论。当里昂惕夫于1933年左右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法时,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纯理论结构已有很长的历史。如18世纪魁奈在其《经济表》中讨论了部门之间的关系,100年以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了部类之间的关系,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讨论了多种产品之间的全面均衡(瓦尔拉斯的方程组可以说是部门间投入与产出的特殊表达形式)。另外,投入产出方法用于管理国民经济的运行,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就已经开始。不过应该承认,能够提出一种理论,并结合系统的事实调查,来详细说明现实经济系统中各部门之间的产品投入与产出关系的人,是里昂惕夫。因此,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里昂惕夫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指出,“里昂惕夫教授是投入产出技术的唯一的和没有挑战的创造人。这项重要发明给了经济科学一种经验上有用的方法,以阐明一个社会的生产系统中的一般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这个方法

提供系统地分析一个经济中的复杂的产业之间的交易。”<sup>④</sup>

投入产出分析由于强调对一给定经济体系的所有构成部分的结构性质作出所容许的详细数量描述而进行分析,所用事实数据和对数据的计算处理,在复杂性和规律性上都超过了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因此,这种分析如果不受计算技术的限制,则可以将现实经济体系中的所有经济部门的相互依赖关系详细地描述出来,并将各个具体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用技术系数加以确定,从而突破了传统上对现实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采取的综合分析的方法,即把现实中的许多部门综合为几个大的部门来加以分析。这样,就实物面来说,投入产出理论为人们更为精确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对经济体系的投入产出分析,里昂惕夫认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在于:投入产出表内的各列(或各行)的系数总和应小于或等于1。

值得注意的是,就理论上而言,投入产出分析没有超出一般均衡分析的范围,因此,它所涉及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问题,而对于市场经济的实际非均衡状态,及其与市场经济内在约束的关系问题,则几乎毫无涉及。另外,由于这种方法必须依赖大量的数据处理,并以投入系数不变的假定为前提条件,因此,它只是一种事后分析和静态均衡分析,这就使得这种更具体和更精确描述现实的理论,总是与动态的经济活动存在一定差距。也就是说,尽管投入产出分析把生产系统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描述为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交货网络,对每个生产部门而言,技术系数规定生产每个单位的每种产品需要中间产品的数量,但它也并不是人们排斥市场的自发力量,全面计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把经济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有效工具。因为,我们毕竟仍然处在“物的依赖关系”的市场经济之中(对于这点里昂惕夫本人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认为投入产出分析不能取代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这段话显然夸大了投入产出分析的作用,即“它在很不相同的经济制度型式中被用于预测和计划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分散市场经济以及公共有制为主的中央计划经济”<sup>⑤</sup>。

另外,即使在分析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时,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理论也仅限于实物面的分析,而对构成市场经济的另一重要方面,即金融面完全未涉及(就总体而论)。如果考虑到金融面,考虑到货币因素,那么各部门之间的交货网络,不仅存在技术系数的制约,还存在价值系数的制约,而且技术系数与价值系数又交互作用共同体现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制约关系。从这点来看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在分析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方面,很难说是“经验”和“详细”的。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相比,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在理论上还存在相当的距离。

无论在理论体系上存在多少问题,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方法对于研究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条件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和有效的。它是我们在探讨市场经济运行时,所必须选用的几种最有效的分析工具中的一种。

### 三、从瓦尔拉斯-凯恩斯到贝纳西

西方非均衡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让·帕·贝纳西在其主要著作《市场非均衡经济学》(1982)和《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1986)中,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提出了一种配额均衡理论。

贝纳西在其《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约40年以来,经济学在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方面,一直为两种局部的、彼此相冲突的表述所割裂。一种是瓦尔拉斯的一般



均衡模型,它主要涉及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要素被假定为已充分利用,因而是“稀缺的”)和相对价格的决定。其主要特征是:(1)在所考察的一切市场上供求均衡;(2)这个均衡主要通过价格调整获得;(3)行为人只对价格信号作出反映。由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资源未充分利用的情况,在一般均衡理论里却通过定义被排除掉了。另一种是凯恩斯传统的宏观模型。非均衡理论的鼻祖是凯恩斯,尽管这种理论之源还可以上溯更早。凯恩斯的主要贡献在于把数量调整与更为特殊的收入调整引入经济过程,强调有关跨越各市场的非均衡的相互作用。但是,在凯恩斯之后的几十年里,凯恩斯的非均衡观点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凯恩斯主义者在他们的方程式中加进了收入水平,从而允许失业的存在,而其注意力集中于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这种均衡是由占统治地位的IS-LM模型所体现出来的,它模糊了凯恩斯模型的“非均衡”实质。而微观经济学则基本上没有受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从而相应地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出现一道沟壑。

贝纳西认为,克洛尔和荣霍夫德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把凯恩斯经济学重新作为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来加以解释,并探讨了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从而开拓了一条通向更一般理论的道路。<sup>②3</sup>自70年代中期起,贝纳西就沿着这条道路,将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微观经济问题,同时,又在更一般意义上将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一种方法,用来分析市场非出清状态,从而“推导出没有市场一直出清假设的微观及宏观经济结论”<sup>②4</sup>。贝纳西的配额均衡理论的主要特征为:(1)强调某些市场不是处于均衡之中;(2)强调不仅可以通过价格进行调整,而且可以通过数量进行调整;(3)行为人不仅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而且也对数量信号作出反应。贝纳西认为他的理论是使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与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相结合的一个步骤”,同时又使这两者在某些方面一般化了。

具体来说,贝纳西的配额均衡理论通过允许在非总量水平上对市场非均衡状态的论述,并扩大信号“空间”把数量信号包括进来,使微观经济学一般化。再通过考察许多处于非均衡中的市场(不仅仅是劳动市场),来使宏观经济学一般化。另外,从处理实际经济的有效性来看,配额均衡理论不仅可以描述一般均衡之内的通常的“竞争”体系,也可以描述具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的不完全竞争体系(它已日益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还可以借助其洞察价格被中央当局固定的经济的运行情况。

贝纳西用了好几个概念来称呼其理论,如非均衡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均衡,K均衡和配额均衡等。如果对这些概念把握不好,则很容易对贝纳西的理论产生误解。

将贝纳西的理论称为非均衡经济学,或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并不意味着贝纳西的理论完全与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相同,而与瓦尔拉斯的均衡理论相对立。在1929-1933年大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认为,仅靠市场的力量,即靠价格调整只能使经济处于完全未出清状态:有效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实现的生产能力小于潜在的生产能力。凯恩斯主张只有依靠收入-支出调整法,可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使有效需求调整到与总供给相一致的程度。贝纳西接受了凯恩斯的未出清的观点,但并不认为市场经济处于完全未出清状态。与凯恩斯不同的是贝纳西认为未出清状态,只是就市场经济的某些子区域而言的,而市场经济的有些区域可能同时处于出清状态。在调整市场未出清问题上,贝纳西同凯恩斯一样,认为仅靠价格调整是达不到目的的,但贝纳西明确提出数量调整以取代凯恩斯的收入-支出调整。贝纳西曾明

确地反对将“非均衡”定义为“均衡”的对立物。

另外,将贝纳西的理论称为K均衡理论或配额均衡理论,也并不意味着贝纳西的理论完全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相同,而与凯恩斯的理论相去甚远。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均衡的含义。对此,贝纳西本人作了详细的说明。贝纳西认为均衡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系指市场上的供求相等。这种含义被马歇尔、瓦尔拉斯和大多数后来继承新古典传统的学者所使用。而正是在这种含义上,贝纳西讨论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凯恩斯的非均衡经济学。均衡的第二种含义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由经过选择的相互联系的变量所组成的群集,每一个变量的值已经过互相调整,以致在它们所构成的模型里任何内在的改变既定状态的倾向都不能占优势。简言之,第二种含义强调均衡在于相互联系的变量经过量值的调整后达到不可以改变的状态。

贝纳西认为,均衡的这两种含义经常被混淆,特别是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模型里,除非供求在所考察的所有市场上都相等,人们就不会认为已经达到第二种意义的均衡。贝纳西强调在他的理论中尽管两种含义的均衡都被用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问题,但却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因此,他的理论所探讨的“某些状态,根据第二含义这类状态都属均衡,但在这些状态中第一种含义上的市场非均衡又很普遍”<sup>②5</sup>。贝纳西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配额均衡”和“非均衡分析”这两个辞条时曾明确指出:“本书配额均衡辞条给出的是第二个含义的均衡,而不是第一个含义的均衡,即那里所给出的均衡含义是不含有市场出清的特殊含义的均衡,或者是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sup>②6</sup>。

由此可见,与基于均衡的第一种含义上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相比,贝纳西的K均衡理论或配额均衡理论是基于均衡的第二种含义研究市场经济运行,从而形成了涵盖市场出清和市场未出清状态的更一般化的均衡理论。这种理论在贝纳西看来,比假设市场经济结构处于完全出清的瓦尔拉斯理论和只考虑超额供给的凯恩斯理论更具一般性。因此,贝纳西的配额均衡理论内生地孕育着多种子区域:有些子区域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另一些子区域具有“新古典”特征,然而,还有一些子区域,由既不同于凯恩斯的,又不同于瓦尔拉斯的一些模型所构成。正是基于这点,贝纳西在使用配额均衡概念时,均衡一词使用的是复数,即“Rationed Equilibria”,而不用“Rationed Equilibrium”。

我们不能将贝纳西的理论看做是凯恩斯理论简单延伸而形成的一种排斥均衡分析的一种非均衡理论,从而将贝纳西的理论同瓦尔拉斯的理论对立起来。相反,贝纳西一再强调:“我们应注意,非瓦尔拉斯方法并不是‘反瓦尔拉斯’,相反,它只是在更为一般的假设下应用那些在瓦尔拉斯理论中一直很成功的方法”。因为“我们需要一种如瓦尔拉斯方法一样的一般性方法,它能兼容各种现实的价格机制和预期机制”<sup>②7</sup>。下面的评介将会使我们看到贝纳西理论的可取之处与不可取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总之,正如贝纳西本人所指出的:“具有配额的均衡有双重祖籍:凯恩斯(1936)和瓦尔拉斯(1874),前者由于(在宏观经济水平上)发展了通过数量(收入水平)以及价格作出调整的均衡概念,后者由于发展了具有相互依赖的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sup>②8</sup>

贝纳西的宏观经济综合模型,存在三种类型的均衡,即有的子区域的均衡具有“凯恩斯主义”的特征,有的子区域的均衡具有“新古典”特征,还有的子区域的均衡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特征,又不同于“新古典”的特征。这三种均衡

对应于文献中通常看到的三种 IS - LM 模型。贝纳西阐明了在每一种均衡情况下,产量和就业的确定问题,并计算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在三种情况下,这两种政策的乘数存在很大的差别。

均衡理论实际上是指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它体现为商品劳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动态比例均衡关系。在正常情况下,因多种因素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不可能也不应该严格按比例,但又必须受到这种比例关系制约。因此,可以把这种比例表示为一根中轴线,把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绘为在一定上下限内偏离中轴线或超出上下限偏离中轴线的曲线。

贝纳西的第二种均衡概念,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都包括进去了。因为,从一个时点上,或从一定的时期来说,它们都是“调整后达到不可以改变的状态”。这样定义的均衡,其宽泛的程度足以容纳下市场经济运行中包括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所有情况,因为,当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出现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时,在一定时点上,经济也是处在“调整后达到不可以改变的状态”。这样,均衡在贝纳西那里也就有了比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更一般意义”,“一般”到远离科学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这种宽泛的均衡定义不可能使贝纳西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区别开来,相反,只会把两者搅在一起。从而所提出的理论让人看了觉得混乱不堪,而他基于自己的理论去看别人的理论也有莫名其妙之感。如贝纳西基于自己的理论看瓦尔拉斯的理论,则认为瓦尔拉斯的理论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子区域,即能够出清的子区域,而其他一些不同于出清情况的子区域,瓦尔拉斯则完全未涉及。他认为瓦尔拉斯由于看不到这点,结果误将市场经济的一个出清的子区域等同于整个市场经济,认为整个市场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由此,也就误把自己的“局部均衡理论”看成是一般均衡理论。同样,当贝纳西基于自己的理论看凯恩斯的理论时,认为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只是对市场经济的某一子区域而言才是对的,但凯恩斯却错误地认为整个市场经济都处于完全未出清状态。从这里可以使我们看到,由于贝纳西没有把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区别开来,从而在理论上所形成的种种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观点看,一切是这样的清楚明白:瓦尔拉斯的理论所探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约束条件,而凯恩斯的理论则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至于贝纳西,无论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他的理论只是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的范围内才具有意义,换句话说,贝纳西的理论在事实上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贝纳西不止一次地声称其理论是瓦尔拉斯理论与凯恩斯理论的综合,这不仅误导了自己,而且还误导了读者。

如果弄清了贝纳西事实上的研究领域,则透过贝纳西的宽泛的均衡分析,可以看到贝纳西对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的极其精辟的分析。在这个领域,贝纳西所涉及的问题之广泛,研究之深入,成果之显著,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极其罕见的。贝纳西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非均衡状态,即分析了交易与有效需求、数量信号与配额过程、溢出效应与乘数效应、价格 - 数量预期,以及作为内生变量的价格形成问题,同时还探讨了固定价格、预期与固定价格、有界价格和垄断价格等情况下的 K 均衡。基于在微观层面提出

的一套 K 均衡概念,贝纳西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三种状态,即商品市场与劳务市场都存在超额供给;劳务市场超额供给与商品市场出清;商品市场与劳务市场都出清。贝纳西说明了在每一种情况下,产量和就业的确定问题,并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不同情况下的作用。无论这三种情况是市场经济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条件下的产物,还是像贝纳西所认为的那样是同时构成市场经济的三个子区域(因为这些都还有待研究),都丝毫不降低贝纳西在这个领域所进行的开拓性研究的科学价值。

很显然,贝纳西在分析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时,始终难以摆脱瓦尔拉斯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特别是 LM - IS 模型)对其的负面影响。另外,在分析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时,完全注意实物面的分析,即使偶然涉及金融面,也未能将其作为自己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总的来看,贝纳西对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的分析是不全面的,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相当混乱的。尽管如此,贝纳西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状态,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就这点而言,还需要我们基于现实花时间去研究、发掘、辨别,从而借鉴和吸收贝纳西的理论。

#### 注释:

作者在 1995 年撰写的博士论文《市场经济动态分析》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4)]一文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探讨;在《市场经济宏观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一书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 ),36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③理查德·斯通、吉奥瓦纳·斯通:《国民收入与支出》,中文版,177 ~ 178、63、64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④《魁奈经济著作选集》,中文版,68、39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⑤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文版,421 ~ 422、404、404 ~ 40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⑥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文版,417 ~ 41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瓦尔拉斯认为,在魁奈的《经济表》内,没有把所讨论问题中的已知量和未知量加以区别,也没有关于确定地租、工资或利息的理论。

⑦⑧约·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 4 卷,932、94 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⑨Arrow, K.J. and Debreu, G., 1954. "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2.

⑩⑪⑫⑬⑭⑮⑯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 - 1986),中文版,593、(595、600)、591、168、16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⑰⑱⑲⑳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中文版,142、12 ~ 13、34、(46、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㉑Clower, R. W., 1965.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in Hahn, F. H. and F. P. R. Brechling ed., London: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London: Macmillan.

㉒Leijonhufvud, A., 1968.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㉓⑳⑳贝纳西:《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中文版,2、425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㉔贝纳西:《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中文版,4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㉕约·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 1 卷,929 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市场经济研究所 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 S)